

三硯記

成大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教授／楊倍昌

標題題字／楊倍昌

我買了三方硯，猶如買了幾本故事書。除了初學書法課在文具店買的學生硯台外，嚴格說來，因喜好買的台硯只能算兩方。另一方石硯則純粹是商人手誤，充當過失抵賠的。

抵賠的石硯來得最早，形制是簡單的長方形門字硯，材質還好，有二十多公分長，適當作寫大字用的墨海。

三十多年前，剛退伍，在中央研究院擔任研究助理，經常在臺北火車站前重慶南路出沒。因為購買碑帖，常常在一家書店的舊物堆中磨蹭。書攤上除了漢隸魏碑字帖外，還有許多舊石碑的拓印，蒙著灰塵，堆放在牆角邊。其中有八張宣紙拓印，看來是河南南陽武侯祠大殿碑廊裡，岳飛手書諸葛亮的前後《出師表》的石刻拓本（清歐陽輔《集古求真》書裡懷疑它是偽作）。書店老闆說，它是託人由香港輾轉挾帶到台灣的，那是兩岸不通之前典型的江湖探險故事。那些拓印，沒上裱褙，跟破紙張一樣，但是字跡清晰、墨色漂亮。《出師表》曾經是高中國文課要求熟背的文章。「臣亮言：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……」，急切的句子，唸出聲，聽在耳裏，相當親切。看著拓印，心底懷想三國的歷史演義、糾葛著人情義氣的戰火，還有流暢的筆跡投射出那位

用樹枝練字、背刺青、努力了八千里路卻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的悲劇英雄。

幾張舊紙，簡直就集合了人間酸甜苦辣味之大成。這種觀賞的面向，絕對是「非我文化族類」的人無法理解的趣味。特別是拓印最後幾個字及簽名：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岳飛」，寫得潦草飛揚、激情萬端。《後出師表》文字之後附有岳飛自己寫的跋：「紹興戊

午秋八月望前，過南陽，謁武侯祠，遇雨，遂宿於祠內。更深秉燭，細觀壁間昔賢所贊先生文詞、詩賦及祠前石刻二表，不覺淚下如雨。是夜，竟不成眠，坐以待旦」。

猶記得在德國，聆聽一位號稱是「著名的漢學學者」阿兜仔演講介紹中國文物，他說中國人的書法只是「皇帝的玩樂」而已。之後，每回看到這份拓印，心中都會有這個外國漢學家真是大膽狂妄，慨嘆「夏蟲不可語冰」。在科舉時代，毛筆寫字，也許事關仕途，不得不迎逢別人的喜好。只是，中國古時候的讀書人失眠，寫寫字，怎麼會是為了讓權勢者玩賞而已呢？這種誇大的話，如果不是故意要引人注意，就是跨文化研究的陷阱大到讓聰明人也會摔一跤。

初見拓印那陣子，經常像蒼蠅一樣到那家書舖沾繞，將那幾張宣紙翻來翻去。只是它的索價太高，一直買不下手。老闆見我經常出現，說可以打折扣，而且連帶裱褙不加價。雖然算算它仍舊幾近於當年一個月的薪水，顯然商人做生意，心理戰確實有一套。隔月初，我就奉上了熱騰騰的銀兩。又等了一個星期，八張宣紙拓印變成掛軸到手。中文書藝的霸氣的確是不同凡響。淺白的綾布裱褙，一字排開掛上牆，氣勢驚人。空間氣氛再也容不下其他的



岳飛寫出師表之石刻拓印

裝飾。當時紮實快樂了五分鐘。可惜的是，匠人裱褙工法太差了。細看下，裱心的字裡行間夾著一些摺、隙、壑，讓人礙眼。當年沒有消基會，交易也沒有七天鑑賞期之類的規矩。再回頭去找老闆理論，還帶上裱褙的書冊，證明我說的瑕疵都可以避免，不是我過度挑剔。只是錢入了商人口袋後，要他再掏出來，是登天一般的難事。古話「銀貨兩訖」說貨品到手，檢視妥當後才能繳款，它的背後也蘊涵有實戰下跌過一跤的經驗。糾纏了幾個星期，讓他帶回去重裱，依舊改善不多。最後的結局就是書桌上多了一方老闆抵賠的硯石，提醒我，菜鳥出社會，衝動行事，事後只有乾瞪眼，補救的效果不大。

另外兩方硯台是在筆墨行買紙，隨意看上眼的。一方製成圍棋子，裝在鍍銅金屬盒子內；一方是小泥硯，淺雕蝙蝠魚龍紋。

黑色棋子硯，形制沉穩，硯石直徑約十四公分，厚不足兩公分，磨紋繞著圓圈往圓心陷落，造成一種立體突出的錯覺。會買它的原因其實是看上它鍍銅雕花的金屬外盒。盒子側邊裝飾雲紋、鳳紋。背面除了花草紋飾之外，還有十二瓣蓮花簇擁著壽字。正面大書是西峽頌字體寫的「惠風」。旁邊的小字有些模糊，勉強可讀：「余有句贈陳省身先生云：千秋大智

窮抽象，一代學人沐惠風。陳公亦雅愛奕術。使陳公不治數學，中國棋壇或多一聖手。丁卯年，十翼范曾。」丁卯年是1987年。1987年5月6日，南開大學為陳省身舉辦他在校執教50周年慶祝會，許多名人都到場祝賀。當時，范曾當眾朗讀他的賀陳省身先生執教五十年詩作：「纖維胡老說奇叢，使我神思入太空。造化沈浮多幻變，天衣散合總趨同。千秋大智窮抽象，一代才人沐惠風。此世門牆無吾地，寧園小坐論雲嵩」。這件事應該就是鏤刻在銅盒子上文句的由來。

我曾經在古玩收藏網站上看過相同的硯台，收藏者宣稱是陳省身用過的老件。以硯台的設計來看，它應該是南開大學贈送陳省身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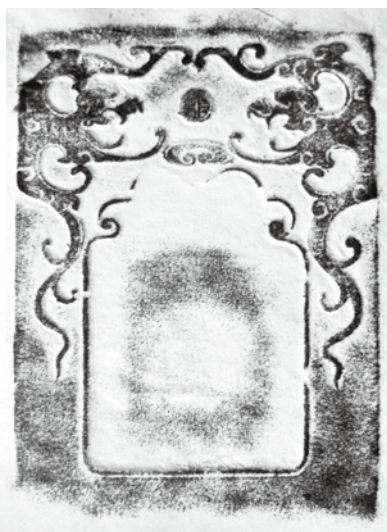
棋子硯

眾多來客的禮物之一。是否曾為陳省身所有，無關它價值的高低。甚至於，它的金屬外盒鍍銅紋飾也稱不上精雕細琢。我認為將「陳公亦雅愛奕術。使陳公不治數學，中國棋壇或多一聖手」這句話鏤刻在金屬上，才是這方黑色棋子硯的趣味所在。雖然它似乎想要說明在社會發展之餘，容許多元價值，而以華人社會當前很狹隘的價值取向來說，范曾的話只能當作是隨便說說的玩笑話而已，實際上當真不得。我們何曾見過大學會大張旗鼓的替棋壇聖手辦慶祝？中國人的人生算計及安排，何時能那麼瀟灑來？如果陳省身兼具棋藝慧根，而他的長輩

也允許他以棋藝為一生事業，我們這一代人會不會惋惜他的家人不識人材？

購買泥硯，是另一則拂拭時間的故事。約盈手大小的硯台，正面刻著一雙蝙蝠翼獸迎壽紋，兩側是魚龍吐珠，還有銘文及印型，乾隆二十五年字樣。初看顏色釉黑的硯身，還以為它是石刻硯台。筆墨莊老闆自稱是在兩岸三通之後，勤跑大陸掏來的舊貨。還在猶豫間，老闆很有技巧的暗示說：「大陸現在經濟力不錯了，這麼細的刻工一定很貴。貼在硯台上面的標價是以前的定價，再等下次，要漲價五成」。商人厲害的地方是語言很靈活，不需要讀過賽局理論，就能夠利用互動關係，找到致勝的說明策略，獲取利益。

將硯台捧回家後，泡清水，刷去墨污痕，雖然依舊是古意斑駁，硯身的主體竟然呈現暗紫紅色。之前釉黑墨色的外觀，也許是商人仿古作舊的手法。硯邊有些氣泡狀的小洞，類似塑模留下的凹陷，明顯是泥硯。泥巴燒製的中國古硯台也可以很有名氣。山西絳縣的澄泥硯，就跟廣東肇慶的端硯、安徽歙縣的歙硯、甘肅洮州的洮河硯，並稱為「四大名硯」。只是我以前用過樹脂添石粉灌模的硯台，質輕，樣式雖然細緻，卻磨不出墨，感覺很假。之後再看到泥硯都有塑膠硯台的壞印象。還好這方硯，手感沉，沒燒出塑膠味，出墨的效果也不



泥硯正面拓印

錯。細看硯身上所雕刻的蝙蝠、魚龍紋，模樣莊重，雖然留著些許輕快的刀痕，薄刻淺雕，側鋒斜入，線條流暢洗煉，功夫不差。獸紋及硯池邊猶沾有些細沙粒突起。硯池刻紋上有一小片撞擊新傷，斷裂處的色澤跟紫砂茶壺一樣暗沉，映著陽光，砂石結晶微粒的輝光很明顯，至少證明它是燒製的泥硯沒錯。

因為釉黑石硯在清洗後變成了紫紅泥硯，硯身上所刻的「乾隆二十五年」帶有的笑點，就跟市場路邊攤上的青花花瓶都會畫上「大清康熙年製」、「大清乾隆年製」一樣。讓人好奇的是，為什麼它不跟多數仿古品一樣只寫「乾隆年製」就好，偏偏要用「乾隆二十五年」？

乾隆二十五年，余文儀由漳州知府調任臺灣知府；閩浙總督楊廷璋測繪出版《台灣民番界址圖》。也許他們都用過泥硯，但是他們當然跟泥硯的製作無關。日前閱讀《絳人善製澄泥硯》的歷史記載大約是說：泥硯的燒製工序繁複，唐宋時期就已經有一套系統，有完整的製作工序，可以依原料來源不同、燒製時間不同，而燒出朱砂紅、鱗魚黃、蟹殼青、豆綠砂、檀香紫等顏色。南唐張洎撰寫《賈氏談錄》，記載山西絳縣人淘洗河床下的澄泥為材料，燒製硯台的過程。方法大致是：「令其乾，人黃丹團和搜如麵，作二模如造茶者，以

物擊之，令其堅。以竹刀刻作硯之狀，大小隨意。微陰乾，然後以利刀刻削如法，曝過，間空垛於地，厚以稻糠並黃牛糞攪之，而燒一伏時」，再用黑蠟、米醋相摻蒸多次，讓硯台堅如鐵石。雖然絳州澄泥硯在中國硯史上享有盛譽，遺憾的是，並沒有留下絳州匠人的姓名，沒有完整的傳承譜系。之後，據說由於戰亂、社會經濟衰退，絳州澄泥硯的生產技術幾近失傳。到了清朝中葉，絳州澄泥硯的製作幾乎沒有成功之作。

乾隆四十年間，清高宗閱讀《賈氏談錄》後，首次使用宮中舊藏澄泥硯，大為讚賞。要絳州知府取泥汾河，打包運送到京城，再命令造辦處找杭蘇工匠燒製澄泥硯。比較四大名硯的製作，就數澄泥硯最富有科技味，不只是鑿刻雕工，還有點變化材質的專業知識。只是，以探討科技史的角度來看這類歷史記載，中國知識發展只用「知其然，不知所以然」的記載方法，最讓我不滿意。如何發現「厚以稻糠並黃牛糞攪之，而燒一伏時，黑蠟、米醋相摻蒸多次」這樣的技術呢？添加黃牛糞、黑蠟、米醋是神仙傳授的技藝嗎？為什麼失傳後，杭蘇工匠還可以重新成功的燒製澄泥硯？技術真的失傳過嗎？「清中期，絳州澄泥硯的製作幾乎沒有成功之作」的「幾乎」是指都沒有製作成功？還是沒有成名之作？在乾隆四十年杭蘇工

匠燒製澄泥硯之前呢？也許手上的這方乾隆二十五年，蝙蝠魚龍紋小泥硯就是在講述乾隆皇帝使用舊藏澄泥硯之前，隱藏在民間的在地知識吧。乾隆二十五年，也許真是個富有在地知識的年份。只是，這種在地知識會不會哪一天又失傳了呢？

收藏硯台者的行話說：硯以「有銘為貴」。銘、印可以鑒古知人，欣賞篆刻，窺探文化底蘊。其實它們多是驗明正身的依據，自抬身價用的。在乾隆御編的《西清硯譜》中記錄著許多硯銘及印款，有祈求好文筆的「發我玄光、助我靈筆、傳百十世、壽永月日」；有乾隆御題「剝蝕漫嫌體不全，成形物豈久長堅；何年用者玉堂客，至署可過八影磚」這種無聊的詩；有「遺子孫」方印，有「以昭信兵、國以永寧」這種憂國、憂民、憂子孫，讓人肅然起敬的沉重包袱。手上這方小泥硯也有銘文及落印。印及硯銘不像刀刻，可能是鐵筆一揮而成，紋路很淺。字體像蚯蚓，沒有篆刻的力道，很不好辨認，勉強讀成「一池揚鵝筆如神」。「池」字的三點水隱不可見。「揚

鵝」其實是我順者筆勢亂猜的，用來懷念一下王羲之曾經觀察白鵝姿態而精進書藝的故事。方印上寫的字很像是「康陵」，可能是製硯的工匠的姓名。只是「康」字多了一橫，水形變成亦，可能是錯字；「陵」則是篆字寫法，也很像是「陪」。總之寫字的人不像書家老手。只是，如果銘文真是「一池揚鵝筆如神」，我倒覺得它比《西清硯譜》中裝模作樣的銘文清新，也自在多了。

門字硯、棋子硯、蝙蝠魚龍紋小泥硯，用來沾墨寫字，隨意使用，深夜裡抄抄書典，當作是慢慢讀書的另類功課。這三方硯當然都不能跟古董拍賣會上，要價百萬、千萬的「乾隆御用」御題詩澄泥伏虎硯、石渠仿古御題詩硯¹那些貴重的硯石相比擬。只是，那些珍品硯石會有讓人持墨研磨的機會嗎？莊子說：「楚有神龜，…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。此龜者，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？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？」

硯石因可以典藏而華麗。硯石不用，只是供奉在保險櫃裡，還能稱它是硯嗎？三方硯石，生出八方故事，也是所未及料想的事。

1.清「乾隆御用」御題詩澄泥伏虎硯及紫檀蓋盒，是吳中供御巧匠根據絳州澄泥配方重新燒制，鱗魚黃色，以1400萬元人民幣成交，打破硯台拍賣世界紀錄。另外，乾隆石渠仿古御題詩硯，澄泥質地，仿效商周青銅器，色澤紫紅，2009北京保利秋季拍賣會上成交價超過50萬。